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真切即真实

萧红,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生最丰富、作品最值得评说的女作家之一。她天生丽质,天赋文才,红颜薄命,感情曲折,颠沛流离。成名前的萧红有很多谜团,文名雀起后往来皆鸿儒。她天生文才,但写作从不离时代苦难和故乡人民,令其至今为故乡人骄傲。鲁迅对她关爱有加。

萧红的文学语言极其独特,那种情感表达之真切,使她即使是想象式的描写,也如亲历般真实。1936年9月25日鲁迅逝世,萧红在日本。听到消息,她在致萧军信中写道:

“昨夜,我是不能不哭了,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地登着他的照片,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,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起。”

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,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?”

对此萧军后来写道:“他信中问道:‘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?’这时鲁迅先生已经落葬去了。”这句天真的、孩子气式的问话,不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伤痛啊!这犹如一个天真无知的

【有一说一】 廖俊平 广州学者

如何记录味道?

人有五种感觉,分别是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和触觉。人们早已能够借助各种媒介将视觉和听觉的记忆保存下来,甚至还能够用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储存。但另外三种感觉:味觉、嗅觉和触觉,却还没有办法借助大脑以外的媒介保存,只能依靠人的大脑记忆。

人的回忆都是和感觉联系在一起的,视觉和听觉不必说,味觉和嗅觉也同样能够唤起人的回忆。例如我闻到桂花的香味就会想起刚到杭州上学的时候,走出宿舍,闻到周围一阵幽香,沁人心脾,却看不到花。费了好大劲,才发现是在绿篱后面有几株不起眼的树,上面有一些很小的黄花,原来这就是桂花。走过去,凑上去闻,反而不觉得有香味,隔着几米远,才能感受到那种若即若离、忽隐忽现的清香。

味觉和嗅觉往往是联系在一起,例如一些红酒发烧友,能够闭着眼睛品出红酒的品牌和年份,用他们的话说,就是每种红酒的气味和味道都已经刻画在大脑里了,形成了固化的记忆。

红酒喝得少,所以我始终没能具备这种对红酒气味和味道的记忆。但对于普洱茶,我却已经有了这种记忆。有好友送过两片陈年青饼,那股樟香气味加上略带青涩的醇厚味道,和花香一样也能沁人心脾。这种气味和味道同样也已经形成了固化的记忆,甚至有时在形成真正品到这种茶的时候,忽然也会感觉闻到了茶香。

于是时常有奇想:人类什么时候能够记录味道和气味?其实调查师可以说就是在还原气味,听调香师说过,他们可以用香精油调出任何香味。这些散发着特定香味的香精油,也可以算是一种记录的媒介吧。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作文支配欲

《孤勇者》在孩子中最火的时候,上六年级的儿子也天天哼“爱你不跪的模样,爱你对时过境迁”,单曲循环甚是痴迷。媒体报道了这种破圈现象,并从各种角度分析“为啥火成了几歌”。在报道中,《孤勇者》成了孩子们花式才艺表演的媒介,有钢琴弹奏,架子鼓表演,小提琴协奏;成了命题作文、小作文、手抄报、手抄报、手抄报,让孩子们写作文谈了什么喜欢孤勇者,最喜欢哪句歌词,受到了什么样的激励。心中“没有站在光里的孤勇英雄”到底是谁?媒体展示的作文大赛中,有的赞美外卖小哥,有的歌颂母爱,有的点赞医护人员……

看到这些作文,我跟儿子说,要不你也写篇作文?儿子立刻拒绝了:求你别让我写作文了,为什么你们大人特别喜欢让我们写作文呢?喜欢什么就非得写作文吗?你们大人喜欢什么,不是也有人让你们写作文呢——嘿,我还真被反问住了。

当我们让孩子“那么,就此写一篇作文”时,我们到底在说什么?背后可能有一种成年人在价值观上的支配欲和说教癖,不放过任何对孩子说教、让孩子接受规训的机会,孩子们的任何一点“单纯不经意的感触”,可能都被“榨取”一次作文写作的要求。

“怕写作文”是这个年龄孩子的共同心结(我不想用“通病”,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“窃贼”有理

我在后院种了一棵木瓜树,一棵香蕉树,辛勤地浇水、施肥、除虫;木瓜树越长越高,香蕉树越长越胖。果树们感恩图报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,然而,才八九分熟,就被“不速之客”毫不客气地摘掉了。

窃取我劳动成果的,正是无法无天的泼猴。

它们的吃相极为难看,一个偌大的木瓜捧在手里,三下五除二便吃个精光;吃香蕉时,不像在咬,简直就是在塞,塞塞塞,速度惊人的快,吃完一根,又摘一根,囫圇吞枣。

看着满地狼藉的香蕉皮,有个寓言故事出其不意地浮上了脑际。大意是说,一头饥肠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封存与拥抱

你在这世界上朋友圈的半径越来越大,是岁月流失的一个印证,那代表了能真正展开对话的人与你的距离。钟求是的中篇小说《宇宙里的昆城》,氛围浩渺深邃而又幽微。浩渺深邃是对小说主人公、科学家张午界的研究领域的感受,而幽微则是从他一生投下的背影越拉越长、越走越“孤家寡人”感受到的,那源自人性深处的孤独。按照作家的归纳:有一种人叫宇宙里的守望者——他们脑子里所想,是如何打通天与地之间的经脉。

小说讲述三十多年前,作为“天花板一样存在”的学生张午界与众不同,他可以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的,却狂放地宣称,给一些时间,他可以计算星星到地球的距离。在与女同学徐从岚结婚的时候,在老宅的桂花树下,他们将一个荷包放入陶瓮中,两个荷包里各有一张纸,分别写着一段相互保密的文字。这是他们心里

【如是我问】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武侠的前现代性

顾彬教授有一次从澳门回来,他刚在那边参加一个有关金庸小说的讨论会。他告诉我,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不喜欢他,因为他批评了金庸的女性观,认为他依然是前现代对待女性的观点,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接受的。

我喜欢看侦探小说,从克里斯蒂、柯南道尔到费道南·冯·席拉赫的几本有意思的小说,特别是近年来读了很多东野圭吾的侦探小说。这些小说跟中国武侠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,侦探是一个现代职业,他们的职责是查询犯罪的过程,但并不具备惩处的权利,后者是法律的事情。尽管有些犯罪实在令人发指,但侦探依然只能做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,其后的全部交给法官处理。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们常常在惩恶的幌子下,自尊正义,杀个痛快,置法律意识和人道意识于不顾。

其实即便是所谓的群情激昂也是没有用的,因为现代社会是讲法治的。因此,在现代社会,人们是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的,而不仰仗侠客或清官。

【有悟】

雨声飘入“新性灵”

袁刚的最新诗集《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》,是继《七剑诗选》《新性灵主义诗选》之后,“新性灵诗学三部曲”的第三部,收录了他的两百多首新诗和两篇诗学文章,融汇了现实与理想、哲思与性灵,给人以悠远的想象空间。

袁刚的诗歌凝练而飘逸,常运用逆向思维和跳跃性思维,言有尽而意无穷,蕴含着浓郁而又性灵的诗意。当代诗坛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,如何保持诗歌的尊严和正确的发展方向,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袁刚从古今中外的诗学中汲取营养,立足于七剑诗社的创作实践,创立新性灵主义诗学理论,纠正明清性灵派对天性的过度强调,提出自己的核心主张,并不断发展、完善。

袁刚首次提出“新性灵主义”一词是在2017年。他在《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——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与诗论风格》一文中,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对徐志摩展开研究,认为“他既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灵派,也是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。”徐志摩强调诗歌是性灵的抒发,可谓继承了明清“性灵派”的衣钵,并融合了中西诗学的双重影响。袁刚因此做出论断:“作为一个诗人,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歌,作为一个批评家,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悟。”在该文中,袁刚把徐志摩归结为“新性灵派的代表人物”。之后不久,他正式提出“新性灵主义”,对其进行了更加详尽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阐述:“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,就不要写诗;写诗需要审美启蒙,突破线性思维;自由诗是以气驭剑,不以声韵胜,而以气韵胜,虽短短数行,亦需奇气关注。”

袁刚进而提出新性灵主义

【古镇老人】 图/文 张帮俊

大年初六的安徽巢湖柘皋古镇,一派喜庆祥和热闹的景象。小巷的石板路上,一位白胡子老人慢悠悠地骑着车,车上插着的国旗鲜艳灿烂。

【讲述第二种可能的科幻故事】

原来科幻可以这样文艺

人生只有一次,发生过的事情无法改变,有些错误或许可以事后弥补,但对那些致命的错误,命运不会给你任何修正的机会。时间的不可逆带给生而为人我们的永恒的生命遗憾,于是人类一直试图在想象的天空中假设各种奇迹的发生——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机会、第二种可能,那么会怎样?人们常从改变时间入手,那些关于时间旅行的故事,时光穿梭或者回到过去,或者前往未来,改写命运的走向,阻止悲剧的发生。

在这些想象里,同一个体存在于不同的时空里,两个时空不是平行的关系,通常是因果关系,比如《回到未来》《前目的地》《时空恋旅人》之类。而电影《另一个地球》却是一个在同一个时间点用改变空间的方式,讲述第二种可能的科幻故事:提供了一个未知而充满希望的远方,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秘境——另一个地球,尽管最后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剂“后悔药”有无效果。

四年前的一个夜晚,刚刚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的女高中生Rhoda,参加了一场庆祝狂欢派对,酒酣驾车途中从收音机里听到另一个地球出现的新闻,望向天空并看到了另一个蓝色星球,此时意外发生了,撞上迎面而来的音乐教授John一家的车。命运的改变发生

科幻在此,仅仅是外衣,借由这层外衣,让我们更深刻而清晰地窥见人性深处的不可言说

原来科幻可以这样文艺

□聂莉

在瞬间:John的妻儿和肚子里的孩子当场死亡,John严重受伤,原本前途无量的Rhoda,因交通事故被监禁了四年。

这起事故让Rhoda的心灵蒙受巨大的打击,四年的监狱生活也没有丝毫减轻她心中的罪恶感。出狱后的Rhoda性情孤僻、沉默寡言,内心极度痛苦甚至想自杀,她试图通过苦行僧式的底层生活来洗脱心灵上的罪责。她走进John困窘不堪的生活,为他免债清还,两鬓冰白的两口子彼此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,在真诚与抚慰中相爱了。

与此同时,人类发现,“另一个地球”几乎是地球的镜像,地球上存在的任何一个人发生的任何事,“另一个地球”也同步进行着。而科学家提出了一种“破镜理论”,即在人类四年前发现“另一个地球”的同时,两个地球的镜像发生了变化,它们不再“同步”,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演进。这对不幸的Rhoda来说,无疑是个好消息。Rhoda将自己争取来的去另一个地球的机会,给了John,希望他在另一个地球上能与失去的家人团聚,获得新生。John踏上飞船出发了,Rhoda也终于放下了自己的过去,准备迎接新的生活。然而,几个月后的某天,她突然在街角对面惊讶地看到了另一个自己……影片戛然而止。

一场车祸毁了两个人,也连接了两个陌生的个体。借用科幻的壳,讲述最古老的命题,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,与其说它是充满想象力的科幻片,不如说是细腻动人深沉忧郁的文艺片。如果要评价此片的科幻度的话,很低,可从某种角度看却又很高——思想的内核如果没有科幻的外衣,似乎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与深度,这才是它作为科幻片的魅力吧。

电影的作者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指向哪个结局,而是在电影里为两种可能都埋下了伏笔。清洁工老人在痛苦中自残,尽管电影没有直接交代为什么,但我们可以猜测出他与Rhoda一样遭遇了人生巨大的伤痛不能自拔,所以在医院里老人在女孩手心上写了一个词:forget。在废墟上重建生活,唯有向前看。有的错误我们无法弥补,有的错误我们必须原谅,而另一种可能,编排在两段电影情节中似乎亦有暗示:对称被打破,另一个你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人的命运发展充满随机性。所以,无论何种结局,改变的是人的内心,而不是事情本身。在这部电影里,看似科幻的设置、神奇的平行世界、相遇的另一个我,更像是一个隐喻。

这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,以纪录片式的白描、大量的空镜头与话语留白,助推情节层递式铺陈的同时,给人以无限的思考与回味。

有人将它实在不能称之为科幻,我倒以为,以剧情来调动科幻的想象,软科幻甚至更高明,至少为科幻片开了一条路子。科幻在此,仅仅是外衣,借由这层外衣,让我们更深刻而清晰地窥见人性深处的不可言说。科幻不是噱头,是药引,美丽的Brit Marling告诉我们:原来科幻可以这样文艺。

新性灵主义主张冷抒情和虚实相生,推崇陌生化理论,核心观念是“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,就不要写诗”

雨声飘入“新性灵”

□朱坤领

袁刚的最新诗集《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》,是继《七剑诗选》《新性灵主义诗选》之后,“新性灵诗学三部曲”的第三部,收录了他的两百多首新诗和两篇诗学文章,融汇了现实与理想、哲思与性灵,给人以悠远的想象空间。

袁刚的诗歌凝练而飘逸,常运用逆向思维和跳跃性思维,言有尽而意无穷,蕴含着浓郁而又性灵的诗意。当代诗坛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,如何保持诗歌的尊严和正确的发展方向,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袁刚从古今中外的诗学中汲取营养,立足于七剑诗社的创作实践,创立新性灵主义诗学理论,纠正明清性灵派对天性的过度强调,提出自己的核心主张,并不断发展、完善。

袁刚首次提出“新性灵主义”一词是在2017年。他在《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——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与诗论风格》一文中,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对徐志摩展开研究,认为“他既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灵派,也是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。”徐志摩强调诗歌是性灵的抒发,可谓继承了明清“性灵派”的衣钵,并融合了中西诗学的双重影响。袁刚因此做出论断:“作为一个诗人,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歌,作为一个批评家,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悟。”在该文中,袁刚把徐志摩归结为“新性灵派的代表人物”。之后不久,他正式提出“新性灵主义”,对其进行了更加详尽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阐述:“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,就不要写诗;写诗需要审美启蒙,突破线性思维;自由诗是以气驭剑,不以声韵胜,而以气韵胜,虽短短数行,亦需奇气关注。”

袁刚进而提出新性灵主义

歌诀:“独抒性灵/四表所倡/厚学深悟/为吾所宗/智以取情/气韵为先/一跃而起/轻轻落下。”他接着又对歌诀做了进一步的概括,认为新性灵主义诗学源于创作、批评、翻译实践的心得,包括诗歌本体、创作、批评、翻译四个方面,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。

新性灵主义主张冷抒情和虚实相生,推崇陌生化理论,核心观念是“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,就不要写诗”,也即诗歌创作是性灵与生命体验、感悟的结合;好诗是诗人(气质、性情、情感、哲思等)、诗性(境界、诗语、意象等)和灵感(顿悟、情思、思考或外界事物对心灵的强烈碰撞)的最佳结合。

袁刚把诗集的《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》里的作品划为序曲、终曲和五辑,一共七个部分,每部分有数量不一的诗作。其中,《致大海》和《八十年代》这两首诗,高度浓缩了袁刚的诗艺精华。

《致大海》的第一节思路开阔而跳跃:“你是无尽的远方,奥德修斯的流浪,你是麦哲伦的眺望,英格兰因你的哀鸣,你是门德尔松的礼赞,所有从大地出逃者的向往。”三个“你是”排比句式,写出了大海的悠远、狂放和不羁;六个或实或虚的意象,写出了对大海的礼赞。在铺展开来之后,末节的抒情与首节形成呼应:“你是无尽的远方,奥德修斯的流浪,你把尘世的一切,化为传说和梦想。”结尾是:“不可告人的奥秘,潜藏在贝壳的涡漩,奔跑的孩子,将它踩入沙滩的深处。”这个结尾十分巧妙,写出了大海的重重奥秘以及大海与人(奔跑的孩子)之间生动的互动效果。

《致大海》是袁刚较早风格的一首典型诗作。那时,他试图摆脱浪漫主义诗风,但浪漫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已经有意识地